

23

云南妇女 运动史资料



第一辑

7-2

云南省妇女联合会编



女烈士吴 澄

(1900——

1930.12.31)



女烈士赵琴仙

(1906——

1928.3.30)

资料来源:

云南省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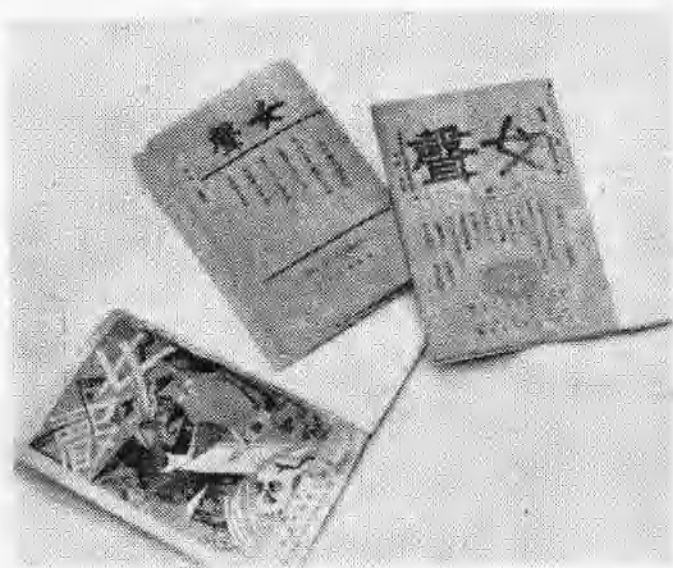
1971.12.10

前 言

云南地下党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云南妇女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可歌可颂的贡献。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认真总结妇女运动经验，同时也为给全国妇联编写中国妇女运动史提供资料，我们编写了云南妇女运动史资料。第一辑收集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至一九三〇年部分妇女运动史资料。由于水平有限，时间紧迫，资料收集尚不完整，望革命前辈和掌握情况的同志指正、补充，并继续为我们提供有关材料，帮助我们编写出较完整的云南妇女运动史资料。

云南省妇联妇运史编写小组

一九八三年八月



《女声》杂志
影照

女子合作团
印照



资料来源：
云南省博物
馆

云南妇女运动大事记

(1919——1930)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云南的妇女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这十年间云南的妇女运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一九二七年“二六政变”（云南革命人民推翻封建军阀唐继尧统治的斗争）为界。

“二六政变”前，经历了“五四”和“五卅”等反帝反封建革命风暴和新潮流的冲击，云南妇女群众也逐渐觉醒，自发地起来，为寻求妇女的独立解放，走上街头加入革命斗争的行列。一部分妇女秘密地成立了“妇女励进会”等妇女组织，团结、教育妇女起来参加革命斗争，此时的妇运处于自发的、分散的、小范围、比较秘密的阶段。

一九二六年党在云南建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一九二七年“二六政变”成功后，革命形势高涨，妇女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斗争中蓬勃发展。“云南妇女解放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云南妇女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此云南的妇女运动成为有领导、有组织、有明确革命斗争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下面是这段革命时期妇运的几件大事简况：

一、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六月四日昆明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声讨军阀政府

的卖国罪行。六月八日，云南学生爱国会成立。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生陆晶清、商斌生、丁月秋等曾作为女师代表参加各校组织的爱国会议。

女师及附小掀起了学拼音、用白话文的热潮。陆晶清曾在报刊发表白话文新诗。

当时昆明的许多进步报纸，如《义声》、《救国日报》、《学生爱国会周刊》等经常载文宣传女子解放、男女人格平等、社交公开；批判旧式婚姻、“贞操”观念；提倡男女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女师教师杨靖吾曾在报刊撰文抨击反对女子剪发，放足的封建言论。青年学生们还自编自演宣传新思想的剧目。如《何必当初》、《终生大事》、《醒了么》、《一个贞节的女子》等。这些宣传活动给广大妇女群众以深刻的影响。她们走出深闺，面对社会，喊出要求解放和自由的声音。云南妇女群众在“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中开始觉醒。

二、一九二〇年后，省立女师的学生开始争相传看一些进步杂志和小说。如《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新青年》、《东方杂志》等，以及鲁迅、冰心和蒋光慈等人的小说。学生们自动组织了一些研究新文学问题的“读书会”。

一九二四年冬，云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组织“青年努力读书会”成立。省立女中（一九二三年省立女师改为女中）学生吴澄、杨静珊、张世瑾、赵琴仙、张增智、谢秀英、李桂贞等加入该会。“三·一八”惨案后，女中成立了上述组织的分会。同时女中一部分同学又秘密成立了“青年妇女励进会”。

一九二五年，为谋求女子的经济独立，在省立第一师范

学校附属幼稚园工作的吴澄、杨静珊、及张世瑾、吴汉英、邹琼英、杨素辉等人，邀约了十多个家庭妇女组织了“女子合作团。”她们自筹资金，购制了两台织袜机等生产用具，开始织袜，腌咸菜并委托几家商店销售。她们除生产劳动外，每周还用三个晚上学习时事和文化。后因缺乏经费和人员的变动而停办了。

三、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昆明，由昆明各界联合组成的“五卅后援会”（沪潮后援会）成立，徐克峻等为女中代表和省一中联合起来成立了“昆明学生联合会”并参加了“五卅后援会”，与群众一道走上街头，捣毁了日本开设在昆的“保田”，“府上”洋行。提出“男女平等、开放女禁”等口号，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为了声援上海的工人斗争，女中学生在校方支持下，组织了“援工游艺会”，演出歌舞、话剧等节目，影响很大。演出结束，学生们将“游艺会”所募集的捐款三千多万滇币汇寄上海，支援“五卅惨案”的受难同胞。

四、“五卅惨案”后，吴澄经李国柱同志介绍，加入了共青团。一九二六年赵琴仙、杨静珊、李桂贞、谢秀英、张增智等也先后入团。

一九二六年八月，共产党员李鑫回滇，介绍吴澄入党，吴澄成为云南第一个女共产党员。不久，李鑫和吴澄又介绍杨静珊、张增智等入党，从此云南地区有了一批女共产党员。

五、一九二六年夏，云南省工委负责人王德三同志在广州大沙头主持政治训练班，培训云南青年。由“青年努力读书会”介绍，赵琴仙、张世瑾进入政训班学习，徐克峻进入

何香凝主办的“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训练班结束后，赵琴仙、张世瑾随王德三同志回云南开展工作。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云南省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吴澄负责妇运和民运、杨静珊任工委秘书。

六、一九二七年初，吴澄、赵琴仙、徐克、张增智、杨静珊等七人先后在昆明市武成路铁局巷、如安街、升平巷、威宁寺巷等地创办了我省第一个以反帝、反封建，要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为宗旨的妇女刊物《女声》杂志，徐克为主编，成员们自筹款印刷，公开出售，成为当时妇女界的喉舌。当年四月云南省妇女解放协会成立，该刊又成为“妇协”的刊物。

七、一九二七年二月，云南地下党策动唐继尧的部属发动推翻唐继尧统治的“二六政变”。女中学生在党的领导下，油印一些揭露唐继尧罪恶的宣传品四处散发，为倒唐大造舆论。党组织派吴澄同志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做龙云等几个地方军阀的工作。经吴澄等几位同志的努力，终于使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庭四军长联合起来，使“倒唐”获得成功。吴澄与徐克又分别代表妇女团体和小学教联参加龙、胡、张、李所召集的各人民团体商讨云南应兴应革的大事会议。

八、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地下党在昆明市组织各界妇女群众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当天举行了示威游行。晚上妇女们在华山南路省议会会场举行了“三八”游艺晚会。会场人多拥挤，几个捣乱分子乘机破坏，不久电灯突然熄灭，经抢修复明后，晚会继续进行。事后，五月三十一日，反动的“西南日报”登载文章，造谣诬蔑“三八”游

艺晚会，激怒了广大妇女群众和许多进步人士。在党的领导下，赵琴仙，徐克等率领女中學生和其他妇女群众一举捣毁了《西南日报社》。

九、一九二七年“二六政变”前后，昆明以女中同学为骨干成立了“妇女励进会”、“各界妇女联合会”、“妇女解放促进会”、“女声社”等组织。四月七日各妇女进步组织改组合并，成立了“云南妇女解放协会”，由吴澄、赵琴仙、杨静珊、张增智等人负责。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会议，有昆明、曲靖、大理等十四个县（市）的妇女代表出席。王德三同志以高等师范社会学教员的身份，被特邀到会做报告。随之华坪、盐津等地也成立了十几个分会。

昆明市小学教联会也于此间成立，徐克为宣传委员、陈巨秋任常务委员。妇女解放协会和小学校联曾组织学生和教师上街游行，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增加工资、给女教师产假等。

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伪省府成立了反动的“清共委员会”，搜捕共产党人及革命人士。清政党部（国民党左派）、工会、农协及妇协等人民团体均被包围，女子中学也被搜查赵琴仙等一百多人先后被捕。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团员陆续撤离昆明转移农村。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日赵琴仙同志英勇就义于昆明地台。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吴澄同志壮烈牺牲。

王晶 整理

忆 吴 姐

杨静珊

吴澄，字幼清，又名剑秋，出生于一八九八年六月八日，系昆明书法家吴锡忠之长女。她在大革命洪流中加入云南地下党，在党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革命工作，最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的崇高的共产主义品质，给予接近她的人们以深刻印象。我与她在云南女子师范时是同学，工作后是同事，也是亲密的革命同志，她给我的影响较深，现在就记忆所及，述之以志不忘。

一、力求进步

她幼年丧母，很小就随继母从事家务劳动，十二岁时入女子师范学校附小一校读书，在她求学期间，继母连生四妹一弟，吴澄每天上学前再做好家务，放学回来又帮继母做晚饭、带孩子。一九一七年高小毕业，一九一八年初考入省立女子师范预科，入学考时她名列第一，我和她在一班学习。这时她年已十九岁了，在班上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许多小同学都佩服她，有什么不懂的问她，她都诚恳地帮助讲解清楚。大家感到她肯帮助人，处理事情公正，有什么事都喜欢找她，吴姐就自然成为同学们信赖的大姐姐。

在同学中，吴姐和我想法最接近，我们感到，妇女一结婚，就要受家庭的拖累，弄得一事无成。要争取妇女解放，首先就要不受封建家庭的束缚才行。后来，在吴姐的带动下，我们班同学凑出课外书刊，组织成立了“读书会”。这一活动推动了学校的读书活动，掀起了努力学习的高潮。

二、为妇女就业开辟道路

我们班在一九二四年底毕业，照惯例能就业的仅是少数。女师对毕业生的分配一向是只考虑毕业考在前十名的。最前三名，可在母校附小担任教师，以下几名分配担任部分课目，按钟点计算工资。十名以后的学校和教育当局不管分配。那时，昆明市立小学仅有五个大些的学校，县立小学在昆明市仅有一校，取用教师多是男的，偶然有一两个女教师也是靠私人关系聘请去的。云南唯一的女师培养出来的女师资，却面临着毕业就是失业的问题。吴姐和我是本届前三名优秀毕业生，照例在母校附小有级任位置。但她想到，如果我们在附小教书，本班同学毕业后就业的机会就少，学了几年，不能从事教育工作，经济也无法独立，又得做家庭妇女。便和我商量，去教育局报考雇用教师，把附小的位置让给别的同学。班里同学听说后，有十几个去参加应试。出榜后，正取十名，我和吴姐是前两名。备取二十名中有好几名是我们班同学。吴姐和我分配在市立五校（当时的模范小学），担任高小班的级任教师。开学后不久，全班毕业的三十余名同学有二十多名有了工作。

三、反对专制

在五校，吴姐担任的高一女生班很快成为全校的模范班。就在全校教职员正积极努力要办好学校，学生们也努力学习的时候，突然听到要换校长的消息。原因是几个督学对彭校长有意见，保荐了一个与他们有关的人来当校长。教师张春生、屠守一等征得大家同意联名签呈，派教师代表去和市政当局谈判，挽留彭校长。但当局以“事已公布，无法更改”拒绝了教师们的合理要求，并飭令教师准备欢迎新校长。教师们十分气愤，决定罢课抗议。罢课开始后，那些督学一面向市政当局报告，一面在教师中搞分化拉拢。他们把为首的张春生、屠守一教师逮捕监禁，又拉几个落后教师复课，还给没有下委状的试用期老师分头送委状以逼复课。他们拉到吴姐和我说：“你们教学成绩好，当局打算下学期给你们各办一个学校，不要因为其他问题影响你们的前途。”吴姐拉议说：“教师建议当局为教育着想，不更换校长。因正确意见得不到支持而罢课，这种举动并未犯法，张、屠二教师却被监禁，这不是对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侮辱全体教师的人格，我们不会为饭碗而屈膝。”我们没有接受委状，高开了五校。这次罢课斗争虽然失败，但给后来教育界反对督学制以很大启发。

我们离开五校后，吴姐考虑到，妇女给公家做事，在黑暗专制下，饭碗也端不长，不如自己搞点实业。她约我一同去参观当时昆明市区内的织袜、织布、织毛巾工厂，了解他们的生产情况。之后，吴姐和女中的几个同学张世瑾、吴汉

英、邹琼英等商量，倡议创办“云南女子合作团”。召集了十几名愿意参加的同学，在昆女中宿舍内开会研究，拟出简章草案，以五十元（滇币）为一股，投资购买织袜织布机，开展了织袜、织布、做咸菜等几项业务。吴姐总揽其事，杨素辉学织袜，张世瑾管做咸菜，我协助吴姐料理内外事务。这个集体组织，使部分要求生活独立和进步的妇女有了参加工作的机会。

四、走上革命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后，云南学联组织游艺会，进行宣传募捐。吴姐和我参加了游艺会的具体工作，暑假后，我俩被省立师范学校聘请担任幼稚园教师工作。那时，我们常一起阅读《世界思想家列传》、《社会主义八大思想家》等书籍和《新青年》杂志等刊物。看后两人交换心得，感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才是彻底解放被压迫人类和妇女的好理论。共产主义学说从此给了我们很大影响。她更关心周围的事情。在云南当局要拍卖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法政学校的校址给法国人时，吴姐在省师和女中的大会上发言，反对当局拍卖校址，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省一中学运负责人李国柱同志就在这时发现了吴澄，不久就吸收她参加了“云南青年努力会”（共青团外围组织）。接着她介绍我、张世瑾、张增智、赵琴仙等先后参加了“青年努力会”。一九二六年初，吴澄加入了共青团，担任共青团妇女支部的书记。密切的同志关系和共同的革命理想，促使吴澄和李国柱同志订下结为终身伴侣的盟约。后来李国柱去苏联

学习，李鑫同志回云南建立地下组织，首先找到吴姐联系并吸收她入党。接着她和李鑫又介绍我入了党。这个阶段昆明的主要工作是继续扩大群众性组织，如“青年努力会”，“妇女励进会”等，并准备成立左派国民党组织，以便大革命高潮到来时，公开领导群众的革命活动。这期间吴姐工作很忙，团的组织活动，妇女工作及准备成立国民党左派党部需要的印刷品，以及和外来同志接头等工作，都由她主持担任。她常住在园道街一百七十一号我的家内，白天黑夜忙个不停。“倒唐”运动中，她通过当年同学李培莲（龙云的爱人）做龙云的工作，“倒唐”成功后，龙云成立省务委员介时，吴姐和徐克一起作为群众团体的代表参加了活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吴姐参加领导组织“三八”纪念大会，并在大会上讲演。

她还积极领导妇女运动，参加组织《女声》社、“妇女励进会”、“妇女解放促进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一九二七年“三八”后，合并四个妇女团体改组为“云南妇女解放协会”，四月初曾召开了一次各地妇女解放协会代表大会，十四个市、县的妇协代表出席，会址在省教育会。白天开会，晚上举行游艺晚会，会期三天，地下党书记王德三同志曾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

一九二七年底，白色恐怖笼罩云南，地下党把不能在昆明继续工作的党团员分批转移农村，临出发前办了党员训练班，王德三、李鑫等同志去讲了课。后来，吴姐化装成男子，疏散蒙自，曾参加蒙自查尼皮继区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因情况复杂，又转移到文山，不久仍回昆明。适值王德三同志从苏联参加六大回来，李国柱不久也回昆明，她和国

柱同志结了婚。他们住在昆明近郊，吴姐化装成普通妇女，以做家务和接点手工外活作掩护，常冒险出入市内领导布置工作。她和李国柱等同志还发行了《斗争》、《工农兵》、《赤光》等刊物，署名剑秋、剑侠的就是她写的。

一九三〇年十月，吴澄、李国柱同时被捕，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二时左右，她和李国柱、王德三、张经辰四人被枪杀于北校场。当时，她已怀身孕。吴姐就这样度过了她短暂的一生。

敬爱的吴姐永垂不朽！

按：本篇为杨静珊同志一九六二年所写，发表时作了部分删节和改动。

编 者

悼念赵琴仙同志

徐 克

青春常在，永垂不朽

前 言

赵琴仙是我在女子师范时期的同学、挚友，引导我走向革命的终生难忘的同志。全国胜利后，即想为文悼念，迟迟未果，心常不安。岁月不居，忽忽老矣！再不执笔，愧对英灵。所恨云南大革命时期的资料，残缺不全，难于系统寻找。只好根据记忆及几位同志的口述，写成此文。自知不足，然实际如此，也就只能如此写了。

赵琴仙同志是云南人民的好女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一九二八年夏，被云南国民党反动派惨杀于昆明，终年二十二岁。

赵琴仙同志出身贫民家庭。幼年丧父，母亲因生活无着，带女再嫁。不幸所适非人，误嫁了个烟赌浪荡之人。为了供女儿读书，只好帮人家做针线活，得到一点微薄的工资，还要供丈夫的浪费。赵琴仙生活这样的环境里，同情母亲的艰苦，厌恶继父的丑恶，培养了她劳动的习惯和嫉恶

如仇的正义感。

我和赵琴仙是一九二二年认识的。那时我十七岁，在大弟徐克家（在昆明进中学时即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在北京进大学时入党。一九二九年在广东揭阳武装暴动时牺牲）和姐姐徐克峻（一九二六年入党，曾在苏联学习。在国内长期做地下工作。一九六八年在北 京 被康生迫害致死）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下，走出了黑暗沉沉的故乡巍山，到昆明进云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那时我年轻，只有一点朴素的革命思想，对中国共产党还不理解。赵琴仙和我们姊妹都是师范第七班的学生。那时云南的女子教育真寒伦，全省只有一个女子师范学校。一班到三班都已毕业。在校的四班到七班，只有大约一百多个学生。外县来的学生很少。无论昆明的或外县的，绝大多数都是地主、官僚、军阀、资本家或高级知识分子的女儿，像赵琴仙那样家庭出身的很少。这就更锻炼了她的坚强不屈胸有城府的性格。

我入学两年后，才和赵琴仙建立了真挚的友谊。记得一九二四年的一天，她在上课时不住流泪。那时我们的校徽是“云中白鹤”。显而易见，是要培养不问政治，陷于污泥中还自诩清高的知识分子。教国文的老师多讲古典文学，而且忽略其思想性，甚至对文法章句也多马虎。各科教师虽配备齐全，但都没有蓬勃的革命思想。多数学生憧憬毕业后上大学，对英文、数理化特别重视。赵琴仙由于家庭条件，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是脚踏实地读书，希望毕业后能当小学教师，有点经济收入，减少母亲的劳累。她对现实社会的黑暗认识深刻，和家庭富有的同学亲近不起来。